

金曾豪·著

狐狸敲门

金曾豪
精品
动物小说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家书系



金曾豪精品动物小说

狐狸敲门

金曾豪/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狐狸敲门 / 金曾豪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5

(金曾豪精品动物小说)

ISBN 978-7-305-16603-7

I. ①狐… II. ①金…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450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出 版 人 金鑫荣
项 目 人 石 磊
项目统筹 刘红颖

邮编 210093

丛 书 名 金曾豪精品动物小说
书 名 狐狸敲门
著 者 金曾豪
责任编辑 于李丽 宋冬昱
责任校对 杨 勇
装帧设计 王振德

编辑热线 025-83597572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1304×960 1/32 印张 6.25 字数 81 千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603-7
定 价 27.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狐没有狮的威猛、虎的强悍、狼的凶残和对团队的依仗，也没有一般弱小动物讨人喜欢的伎俩，这使它们的处境相当尴尬。

狐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夜行动物，它们用许多时间窥视人类，对人类有较多的了解。在狐看来，人类的感觉器官大不如它们：嗅觉是迟钝的，耳朵几乎是摆样子的，光线稍暗时常常视而不见……

这样，狐有了较多的自信，在遇到人类时并不像其它野兽那样惊慌失措。如果肚皮饱着，心情不错，它们甚至会玩一些恶作剧来戏弄一下人类。这种小小的恶作剧多半并无恶意，或许它们只想和人类比试一下智力。看到人类上了当，它们很有成就感，躲在暗处窃笑。有较高智力的

动物多少会有点游戏精神，而常常偷着乐的狐狸是它们中的杰出者。

受到作弄的人，或者用“妖”来咒骂，或者用“仙”来自嘲。无论何种态度，人其实都是觉得受到了狐的挑衅，在内心里对狐生出排斥和厌恶。

狐的体态轻盈精致，可惜有令人反感的体味。狐的眼睛更使人不敢对视——那里头有一种使人产生恍惚的迷离和无法把握的怪戾。

更让人难于接受的是：和狼一样，狐是一种坚守本性的动物。你一定看见过驯狮驯虎驯熊，但你一定没有见过驯狼和驯狐。深知狐狸习性的加拿大作家汤·西顿的名作《春田狐》有这样一个惊人的结尾：母狐经过许多次奋不顾身的营救失败之后，竟然叼来毒饵把被囚的幼狐毒死了！

就这样，狐在人类社会的名声很糟。人类在词典里挑出许多贬义词横加在狐狸头上：狡猾、奸诈、阴险、妖媚、怪异……

由于千百年来人的误解与追杀，狐狸成为世袭的悲剧角色。它们秀长狷介的双目中常常噙着苦涩的泪水。

我希望读者能在《狐狸敲门》这部小说中看到狐狸比较真实的生活，约略窥探到它们作为一种具有蓬勃生命力的物种的内心世界。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木耳湾”的山谷。那里有一个小山村，名叫“木耳沟”。木耳沟的村民对野生动物相当宽容，相当友善。他们中只有一个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打算弄一张狐皮作为他在城里谋发展的进身之礼。可他的母亲对他说：“儿啊，不可以，因为每只狐狸只有一件衣裳。”如果木耳湾的动物们听得懂这句一般在童话里才有的话，它们一定会感到无比温暖。

所以要把这个故事放在这个温暖的小山村来写，是想对“保护动物”发出一个追问：我们该怎样保护动物？

目录

狐狸的山林	1
狭路相逢	19
要命的深坑	29
白日打劫	37
狐狸和手机	45
飞来横祸	57
空袭	67
蔷薇院里的狐皮	77
空中霸王	91
斗智	99
乌鸦敢死队	109
鹰葬	115
清窝	121
不要寻找狐狸	131
空中抢劫	139
尾巴上的大麻烦	145
老铤	153
酒鬼	163
狐闹	173
狐狸敲门	181
尾声	189

狐狸的山林



小狐狸又一次违反了“鱼贯而行”的祖训。这下子，它的麻烦可就大了！

向阳的山坡上有一片草地，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坡上长的大多是“马绊劲草”。“马绊劲草”绿得深，韧劲足，茎是趴在地上的，叶是一片片立着的，踩上去软软地舒服。这片倾斜的草地被灌木丛重重包围着，而灌木丛又被黑森森的树林重重包围着，看上去就像是屋子围成的庭院。晴天，和黑森森的树林一比较，这草地显得格外地敞亮，格外地灿烂，谁到这儿都想在上面打滚儿呢。

今天就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初夏的阳光暖暖的，像金子一样耀眼。一只白蝴蝶翩翩飞过草地，在这一朵花上

歇一歇，在那一朵花上歇一歇。一只瓢虫在草叶上慢慢地散步，走着走着，草叶吃不消了，弯下去，瓢虫站不住就掉落下去不见了。已是上午九点的样子，林中的鸟儿早就结束了早晨的歌会，各自忙碌生计去了。只有一只画眉和一只斑鸠在对唱。它们的歌词都只一句，反反复复地就是唱不厌。

画眉是这样唱的：咕——咕咕……

斑鸠是这样唱的：瞿噢，瞿噢……

一只狐狸出现在草地边上。

狐狸的出现悄无声息，仿佛沼泽里拱起来的一个气泡。两只鸟立刻噤声，收紧羽毛，紧张地注视着草地上的狐。

这是一头母狐，微眯着眼睛，站着不动，静静地感受着这个貌似和平的世界。

这是一头红狐。背脊处的棕红色最深，一点点淡下来，到了腹部就变成了柔和的白色。蓬松的大尾巴也是棕红色的，但红色的成分多些，看上去格外温暖。尾尖是白色的。这个三角形的尾尖白得有点突兀，像白莲花的一个花瓣。

那对鸟飞走了，起飞时有些慌乱。它们今年春上才出生，对狐狸这种动物只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直觉：可怕的敌人！

母狐并不想惊走鸟。对狐来说，鸟有很好的预警作



用——有鸟鸣的地方总是比较安全的。

母狐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然后在草地上颠颠地走，无声。

都说狐是夜行动物，其实狐并不是完全的夜行动物，它们和喜欢幽暗一样喜欢开敞明亮，在熟悉的环境里，它们常会在大白天里活动一小会儿——在阳光里走走，或者眯着眼睛打个盹都是很惬意的事。除了人类，狐的大部分天敌是夜行动物，这里人迹罕至，白天反而比夜晚安全些。

母狐感受了一下风向——风是从山下沿着山坡往上来的，很好。

母狐不动声色地向树林瞥了一眼，看见它的公狐已经出现在“哨位”上——一棵倾斜老树上的一个树丫，很好。狐是不擅长爬树的，但那棵老树的主干是倾斜的，还盘缠着藤蔓，爬上去不算难。公狐的哨位就在树上的一个横枝上。在那里，公狐居高临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人家却很难发现它。

巡视完毕，世界太平，母狐冲着一个方向轻轻叫了一声：“几吓——”

那个方向的灌木丛中像子弹出膛一样射出来四只小狐狸。它们在那儿等待母亲的召唤已经很久了。它们奔跑着，故意侧身冲撞，相撞之后夸张地在草地上翻滚。草地有一

处坡更陡些，草也特别厚，是小家伙们最钟爱的地方。它们前爪抱着头，曲起身体，将尾巴从后腿间绕到胸前，把自己变成一个“团”，尖叫着一个跟着一个向坡下滚下去……

阳光下的草地太可爱了，它们好开心啊！

小狐狸出生已经一个多月，原本白拉拉的毛色已经变成了浅棕色，并且有了光泽，看上去都是营养不错、生龙活虎的样子。这是说的其中三只小狐狸，第四只小狐狸的毛色完全不同，是一种相当纯粹的黑色。和它的家人在一起，这个黑色的小家伙显得非常特别，非常突兀。

这个黑色的小家伙不是这只母狐的亲生，是捡来的。狐狸不会点数，在搬家时常会丢失孩子。比如四个孩子丢了两个，母狐就会觉得不对劲，但如果只丢了一个，母狐就不一定会及时发现。这个小黑狐就是在搬家时，被它妈妈不小心漏掉的。在狐狸的世界里，任何一个狐妈妈都会乐意收留别人家的孩子，这只小黑狐就是被这个狐狸家庭收养的。

因为不需要登记户口，四个小家伙都没有名字。为了便于讲故事，我们来给它们起个名。老大是公的，头有点大，就叫大头。老二和老三是母的，分别叫二妹子和三妹子。黑狐狸最小，也是母的，后来有人给它起了名——麦



哨。这个名字有点怪，但这是有来历的，知道了来历就不会觉得怪了。

当其它三只小狐狸安静下来时，小黑狐麦哨还不肯消停，奔跑着，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在倾斜的草地上跑出一个个 S 形线路；一边跑，一边喊叫——来呀，来呀，来追我呀……

母狐就来追逐麦哨，一会儿紧追，一会儿拦截，一会儿腾扑。这是母狐近几天教给孩子们的游戏。这其实是一个训练项目。这样的追赶和逃逸、攻击和闪避，对每一个野生动物都是必修课，非常重要。

麦哨终于被妈妈扑倒，按趴在草地上。

麦哨喘着，开心地尖叫着，露出细细的小牙齿，挥舞着两只精致的前爪。

其它三个小家伙都向这边奔过来。四个小家伙滚作一团，闹成一团，没完没了。

母狐看着可爱的孩子，心里充满了幸福。

又响起了鸟鸣。那是一对红嘴相思鸟，它们的巢就在公狐哨位所在的老树上，是这个狐狸家庭的老邻居，它们不怕狐狸。

山林很安宁。

母狐短促地连叫三声。小家伙们立刻噤声。混乱的打

斗场面刹那间定格。

母狐又叫一声，大尾巴一划，掉头就跑。这一刻，角色已经转换，母狐让小狐们来追赶它。

四只小狐狸追赶一只大狐狸的场面，生动得让人眼花缭乱。母狐在孩子们面前尽情施展它的伎俩：奔跑，跳开，腾跃，翻滚躲闪，匍匐前进……作为母亲，为孩子们示范狐类的能耐，是它的职责。

小家伙们明白这已不是儿戏，是训练，它们变得严肃起来，很少叫唤，在剧烈的运动中还用听觉留意着周边的一切声响。这是规矩，规矩是建立在用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之上的。

公狐的警报就在此时发出：“唧彻！唧彻……”这是一种低沉的、一波一波的颤音，非常尖锐，非常有穿透力。

听到警报，五只狐狸突然停止动作，八只大耳朵花一样怒放！

这是一个空袭警报，危险来自空中！

母狐发出一声短促的命令：“乞！”

就像一块石头溅起水滴，草地上的狐狸四散跳开，就近闪避进灌木丛中。

进入公狐警戒线的是两头鹰。

这对鹰是狐的老对手，就住在这个山谷最高的危崖顶



上。那山崖在山谷的西边，像山举起的一个拳头，被人类唤作“拳头崖”。“拳头”是从山谷的湖面上兀然而起的，气势汹汹的样子。鹰就喜欢高高地居住在这样的危崖上。

两头鹰从拳头崖上俯冲而下，并不扇动翅膀，悄无声息地在山谷盘旋一周，然后乘着一股上升的气流扶摇而上，升过崖顶，一侧翅消失在拳头崖那边。这只是它们每天例行的出猎仪式，它们对这个山谷里的生灵从未认真实施过捕杀行动，它们只用这样的仪式展示它们的王者威风，不断提醒山林里的所有生灵：孤人在此！

警报已经解除。狐狸重新在草地上集结。

这次，公狐也来了。

公狐的体量明显比母狐大，琥珀色的眼睛，挺拔的、三角形的大耳朵，像黑玛瑙般剔透晶莹的小鼻子，是一头年青力壮、非常英俊的红狐。公狐的尾巴足有它躯干的四分之三长，非常蓬松。当公狐跳跃的时候，这条漂亮的大尾巴迎风展开，似乎有着一个不小的浮力，使公狐的跳跃看上去像是一种优雅的滑翔。

今天天气很好，几乎没有风，公狐显得特别高兴。狐是主要依靠耳朵了解世界的动物，不喜欢刮大风的日子，因为风声会掩盖人类或敌兽的声音。

公狐和母狐已商量好了：今天要把孩子们带到山脚下

的沼泽地去见识见识。

因为一道水坝的拦截，这个四面环山的谷地有了一个不小的湖泊。在山和水的交接处，还有一些沼泽。沼泽是狐的传统猎场，而且，那种荒芜幽僻的气息很配狐的胃口。

狐狸们鱼贯而行，一个尾随着一个，后者尽量落脚在前者的脚印里。公狐在前头开路，离队伍有几丈之遥。母狐断后，不时停下来向后观察，不时向侧面跑出去一段路，然后再回到队伍。狐狸是跟踪能手，同时也是反跟踪的能手。母狐不时向旁逸出，这是迷惑跟踪者的策略之一。和狗不同，狐狸在前进中尽量不拉屎撒尿，这也是它们的反跟踪策略。关于走路，狐狸要遵守许多规矩，比如：

不顺风跑；

相信眼睛，但更相信鼻子；

绝对不可以在走过的路上睡觉；

水和强烈的气味可以掩饰狐的行踪；

走路时不拉屎撒尿；

.....

鸟类（比如鹰）能像人类一样分辨色彩，还能看见人类看不见的紫外光。因为大部分植物的果实发出紫外光，所以鸟类总能容易地找到果实吃。动物的尿液也能发出紫外光，这能为鹰隼这类猛禽提供猎物的信息。狐狸没有研



究过紫外光，它们的反跟踪策略都是它们的祖宗一辈辈传教给它们的。可以想象，它们的祖辈曾经为这些经验付出了多少的生命和鲜血。

这个训练有素的小队伍在灌木丛中逡巡而行。

领头的公狐走得似乎挺随意的，其实不然，它在灌木丛中走的路径都是事先侦察过的，它能记住这些无形路径上的大部分标志物，如果标志物有了变动，它就会小心绕过，或者重新考察。

走在公狐后面的是小麦哨。这头小黑狐胆子大，好奇心强，见到什么新鲜东西就会忍不住去考究。具有这般品性的小兽，长大之后会很有能耐，问题是它们在长成之前会遇到更多的危险，夭折的可能更大。对野兽来说，犯一个小小的错误的后果可能就是丢掉小命，再也没有改过的机会。

公狐在灌木丛边缘停住了脚步，等待着后续部队跟上。跟上来的小狐狸一字儿排开在父母身边，兴奋地张望着从未见过的新天地，小眼睛滴溜溜地亮，小鼻子气咻咻地喘。它们还是第一次来到灌木丛的边缘，来到山和湖泊的交界处。

呀，呀！这么大一片水啊！它们平时喝水的小水宕只有脸盆那么大，怎能和这么辽阔的水面相比呢。